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二十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六

列傳五

趙暉字重光澶州人也弱冠以驍果應募始隸于莊宗帳前與大梁兵經百餘戰以功遷馬直軍使同光中從魏王破蜀命暉分統所部南戍鑾陬明宗即位徵還授

禁軍指揮使晉有天下參掌衛兵從馬全節圍安陸佐杜重威戰宗城皆有功改奉國指揮使開運末以部兵屯于陝屬契丹入汴慨然有憤激之意及聞漢祖建義于并門乃與部將王晏侯章戮力叶謀逐契丹所命官屬據有陝州即時馳騎聞于漢祖通鑑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晉陽漢祖乃命暉為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漢祖之幸東京路出于陝暉戎服朝于路左手控六飛達于行宮君臣之義如舊結

馮旋加檢校太尉乾祐初移鎮鳳翔加同平章事屬王景崇叛據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即命暉為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守貞叛于蒲趙思綰據于雍與景崇皆遞相為援又引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然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乃潛使千餘人于南城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須臾西南塵起城中以為信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

以為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而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不復敢出明年春拔之加檢校太保兼侍中國初就加兼中書令三年春拜章請覲詔從之入朝授歸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受代歸闕以疾告老授太子太師致仕進封秦國公尋卒于其第年六十七制贈尚書令

王守恩字保信太原人父建立潞州節度使封韓王晉書有傳守恩以門蔭幼為內職遷懷衛二州刺史後歷諸衛將軍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守恩時因假告歸于潞

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于戎王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為巡檢使從恩既去守恩以潞城歸于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通鑑云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高防與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率衆大譟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宋史李萬超傳云張從恩將棄城歸契丹會前驍衛將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即委以後事遁去及契丹使至專領郡務守恩遂無所預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殺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勲業汝曹能乎衆皆踴然喜曰敢不唯命遂率所部大譟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為帥列狀以聞漢祖從其請乃命史弘肇統兵先渡河至潞見萬超語之

曰收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為帥可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蓋為社稷計耳今若戕害于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弘肇大奇之

漢祖即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鎮邠寧加同平章事乾祐初遷永興軍節度使時趙思綰已據長安乃改授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委任羣小以掊斂為務雖病廢殘癃者亦不免其稅率人甚苦之洛都嘗有豪士為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自為賀客因獲百數笏而退太祖廻自河中駐軍于洛陽詔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

皆為守恩非理割剥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乾祐末既敘史弘肇等漢少帝召羣臣上殿以諭之時守恩越班而颺言曰陛下今日始睡覺矣其出言鄙俚如此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顯德初改右金吾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舁疾歸洛而卒五代史補周高祖為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職出討之迴戈路由洛陽時王守恩為留守以使相自專乘檐子迎高祖于郊外高祖遥見大怒且疾驅入于公館久之始令人傳旨托以方浴守恩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時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召而謂曰王守恩乘檐子俟吾誠無禮也安可久為留守汝

宜王去代之文珂不敢違于是即時禮上頃之吏馳去報守恩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為留守訖[illegible][illegible]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于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其亦有乘便號叫索取貸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為之一空朝廷怵然不甚為理

孔知濬字秀川徐州滕縣人故太子太師致仕勍之猶子也父延緘左武衛大將軍致仕年九十餘卒知濬仕梁為天興軍使同光末勍鎮昭義時莊宗用唐朝故事以黃門為監軍皆恃恩暴橫節將不能制明宗鄴城之變諸鎮多殺監軍時監潞者懼誅欲誘鎮兵謀變知濬

伏甲于室詰晨監軍來謁執而殺之軍城遂寧明宗嘉之洎就罷蒞以知瀚為澤州刺史入為左驍衛大將軍長興清泰中歷唐復成三郡刺史晉高祖即位用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舒州刺史從征范延光于鄴遷宿州團練使俄改隴州防禦使開運中移刺鳳州累官至檢校太傅河池據關防之要密邇邛蜀兵少勢孤知瀚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牧圉之失契丹主稱制署滑州節度使漢祖受命自鎮入朝隱帝嗣位授密州

防禦使踰歲以疾受代歸朝廣順三年冬卒于京師

王繼弘冀州南宫人少嘗為盗攻剽閭里為吏所拘械繫于鎮州獄會赦免死配隸本軍時明宗作鎮致之麾下晉高祖為明宗將署為帳中小校天福中為六軍副使性負氣不遜禁中與同列忿争出配義州軍歲餘為奉國指揮使從契丹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契丹主留高唐英為相州節度使唐英善待繼弘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弘之母贈遺甚厚倚若親戚又給以兵仗

畧無猜巳會契丹主厄虞祖趙洛唐英遣使臥吹冀祖大悅將厚待唐英使未已繼弘與指揮使樊暉等共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令判官張易奉表于冀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弘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來未可得志也及漢祖征杜重威至德清軍繼弘來朝乃正授節旄是歲就加檢校太傅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弘不法必切言之繼弘以為輕巳乾祐中因事誣奏殺之尋又害觀察推官張制冀末移鎮貝

州就加檢校太尉廣順初加同平章事三月六日移鎮河陽會永壽節入覲遇疾卒于京師詔贈侍中子永昌

皇朝[illegible]諸司使

馬暉魏州人也始以勁節軍士拳勇騎射行伍[illegible]之刀事[illegible]為[illegible]長[illegible]升[illegible]入魏以銀槍勁節為親軍由梁人對壘[illegible]上暉以[illegible]高給稍[illegible]入南軍梁將王彥章[illegible]之[illegible]平河南暉首罪赦之從明宗征[illegible]州朱楊立有功又從魏王繼岌[illegible]蜀平授夔州刺史時

荆州高季興叛以兵攻其城暉拒之屢敗荆軍長興中
為興州刺史以乾渠為[illegible]所[illegible] 川叔蜀人來侵暉以
衆寡不敵奔歸鳳翔朝廷[illegible]其失守昭于同州衙職安
置未幾從晉高祖討蜀蜀人守劍門領部下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暉乃他道出于劍門之左掩擊之殺守兵殆盡會晉祖
班師朝廷以暉為江州刺史晉天福初范延光據鄴叛
以暉為馬步都將孫銳為監[illegible][illegible]工明鎮渡河將襲滑
臺尋為官軍所敗暉退歸鄴為延光戍守明年秋暉因

出戰而降授丹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鄜平移鎮靈武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數年之間侵盜並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朝廷以暉強畧之名聞于遐徼故以命之及暉到鎮大張宴席酒殺豐備羣夷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悅党項拓拔彥超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待之乃為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不令歸部而羊馬由是易為市軍中期年得馬五千匹蕃部歸心朝議

患之隆平集藥元福傳西戎三族攻靈州命元福佐朔方節度使馮暉討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地無水草謂之旱海攜糧至暉食盡詰朝行四十里而敵騎數萬扼要路暉大懼遣人致賂求成雖許及日中猶未決暉曰奈何元福曰彼正欲困我耳察其勢敵雖衆特依西山而陣者其精兵也請以驍銳先薄西山彼或少卻當舉黃旗為識暉善其謀斬馘殆盡晉開運初桑維翰輔政欲圖大舉以制北戎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惟暉不預其數乃上章自陳且言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詔報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蕃部窺邊非卿雄名何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又達情乞

移鎮邠州即以節鉞授之行未及邠又除陝州暉獻馬千匹駞五百頭在陝未幾除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河陽即以王令温為靈武節度使暉既典禁兵兼領近鎮為朝廷䕫畱頗悔離靈武及馮玉李彦韜用事暉善奉之未幾復以暉為朔方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漢髙祖革命就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兼侍中國初加中書令封陳畱王廣順三年夏病卒年六十追贈衛王子繼業朔方衛内都虞侯暉亡三軍請知軍府事因授檢校

太保充朔方兵馬留後皇朝乾德中移于内地今爲同州節度使

高允權延州人祖懷遷本郡牙將懷遷生二子長曰萬興次曰萬金梁唐之間爲延州節度使卒于鎮允權即萬金子也雖出于將門不嫺武藝起家爲義川主簿歷膚施縣令罷秩歸延州之第晉開運末以周密爲延帥延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及契丹入汴一日州兵亂攻密密固守東城亂兵既無帥亦無敢爲帥者或曰

取高家西宅郎君為帥可也是夜未曙允權方寢亂軍排闥請知留後事遂居于西城與密相拒數日河東遣供奉官陳光穗宣撫河西允權乃遣支使李彬奉表太原周密棄東城而去漢祖遣使就加允權檢校太傅仍正授旄鉞漢祖入汴允權屢修貢奉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允權與夏州李彝興不協其年李守貞據河中叛密搆彝興為援及朝廷用兵夏州軍逼延州允權上章論列彝興亦紛然自訴朝廷賜詔和解之太

子太師致仕劉景巖允權妻之祖也退老于州之別墅景巖舊事高氏為牙校亦嘗為延師甚得民心景巖以允權婚家後輩心輕之允權恒忌其強是歲冬盡殺景巖之家收其家財萬計以謀叛聞朝廷不能辨閼西賊平方面例覃恩命就加允權檢校太師太祖即位加兼侍中廣順三年春卒其子紹基匿喪久之又擅主軍政欲邀承襲覬察判官李彬以為不可當聽朝旨紹基與羣小等惡其異議乃殺彬紿奏云彬接搆內外謀殺都

指揮使及行軍副使自據城池已誅戮訖其妻子及諸房骨肉尋令捕繫次太祖聞之詔並釋之仍令都送汝州安置後朝廷令六宅使張仁謙往廵檢給其乃發喪以聞輟視朝兩日

折從阮字可久本名從遠避漢高祖舊名下一字故改焉代家雲中父嗣倫為麟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從阮性温厚弱冠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初有河朔之地以代北諸部屢為邉患起從阮為河東牙將領府州副使

同光中授府州刺史長興初入朝明宗以從阮洞習邊事加檢校工部尚書復授府州刺史晉高祖起義以契丹有援立之恩賂以雲中河西之地從阮由是以郡北屬既而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人心大擾從阮因保險拒之晉少帝嗣位北絶邊好乃遣使持詔諭從阮令出師明年春從阮率兵深入邊界連拔十餘砦開運初加檢校太保遷本州團練使其年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都

虞侯漢祖建號晉陽引兵南下從阮率衆歸之尋升府為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沿河五鎮以隸焉授從阮光禄大夫檢校太尉永安軍節度府勝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賜功臣名號乾祐元年加特進檢校太師明年春從阮舉族入覲朝廷命其子德扆為府州團練使授從阮武勝軍節度使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滑州又改陜州二年冬授静難軍節度使世宗即位就加兼侍中以年老上章請代優詔許之顯德二年冬赴闕

行至西京以疾卒時年六十一詔贈中書令

王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榮以饒貴累贈大丁陸沈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宣衙重吏稍遷奉國軍校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連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為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為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閬

州團練使晉末契丹虜中原漢祖建義于晉陽尋赴復
時[illegible] 惟常山郡為契丹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
再榮之儔乘間竊發盡逐其黨漢祖嘉之授鄆州觀察
留後加光祿大夫賜爵開國侯後多授鎮國軍節度使
加檢校太傅國初就加同平章事賜推誠奉義翊戴功
臣顯德初以郊丘禮畢加檢校太尉移鎮貝州世宗嗣
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歲受代入奉朝請顯
德四年冬以疾卒于京東之私第年五十九追封巢國

公飢性苑子服貌詳雅所莅藩鎮民皆便之每接賓佐

以恂愨亂恂怕如也文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孫方諫鄭州乞系人也本名方簡廣刂初以犯廟諱

古之向定州西北二百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

以避剽掠之患因中置佛舍有尼七文丁者俗姓孫氏主

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徒聲言尻不壞丁攵以衣襟瞻

禮信奉有同其主方諫即其宗人也嗣行其教率衆才

食菫茹其黨推之為砦主晉開運初定帥表為邊界遊

奕使舊史孔行友傳：諫帷主帥捕逐乃表歸朝因署為東北面招收指揮吏且賜院額曰勝晶每契丹軍來必率其徒襲擊之鎧仗畜產所得斷多人益依以避難正易上卩聞朝廷以方東為邊界遊奕使行友之自是斥禁所殺獲乘勝卩十凜地人抓塞志丹頗畏之求請多端因少不得志晉于契丹戎王之八中原也以人諜為定州節度使方東支使尋以其耶律忠代之改方言州節度使方東走情與其宗歸狼山不受契丹令初十丹癈定州城壘燒爇廬舍盡驅居民而北州為之一空方諫自狼山率其部衆迴保定州上表請命漢祖嘉之即授以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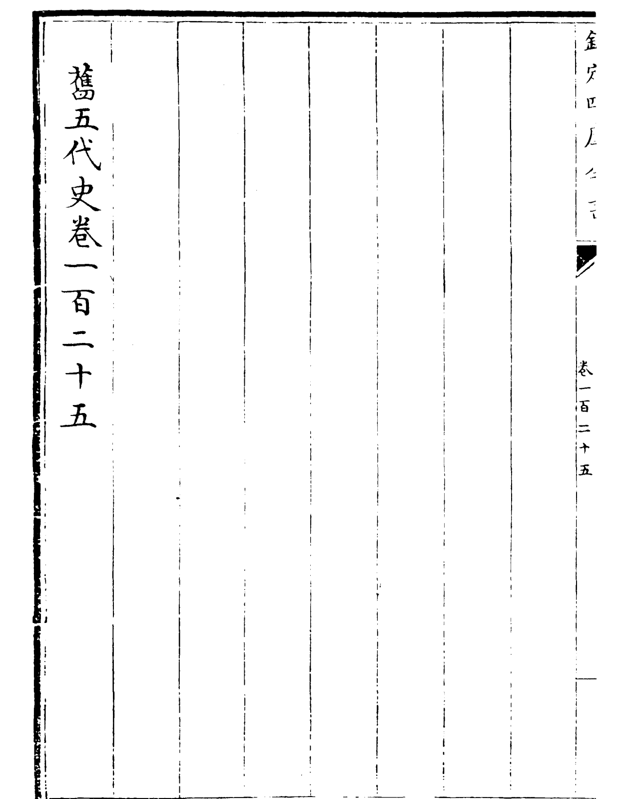
鉞累官至使相太祖受命加兼侍中未幾改華州節度使朝廷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宋史云行友上言偵得契丹離合願得勁兵三千乘間平定幽州乃移方諫鎮華州以行友為定州留後）又以弟議為德州刺史凡弟子姪職內廷者凡數人世宗嗣位史彥超代之車駕駐蹕于并門方諫自華覲于行在從大駕南巡以疾就醫于洛下尋授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未及赴任以疾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輟視朝兩日詔贈太師其弟行友繼為定州節度皇朝乾德中以其妖妄惑衆詔毀

狼山佛寺遷其尼朽骨赴京遣焚于北郊以行友為諸衛大將軍自是祆徒遂息焉

續通鑑長編建隆二年八月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在鎮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黨益盛上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上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奏其事上遣閤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蒼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即訊得實已酉制削奪行友官爵禁錮私第取尼深意尸焚之都城西北隅行友弟易州刺史方進姪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

史臣曰昔晉之季也敵騎長驅中原無主漢祖雖思拯

溺未果圖南趙暉首變陜郊同扶義舉漢之興也暉有力焉命以作藩斯無媿矣守恩乘時效順雖有可觀好利殘民夫何足貴允權方諫因板蕩之世竊屏翰之權比夫畫雲臺之功臣何相去之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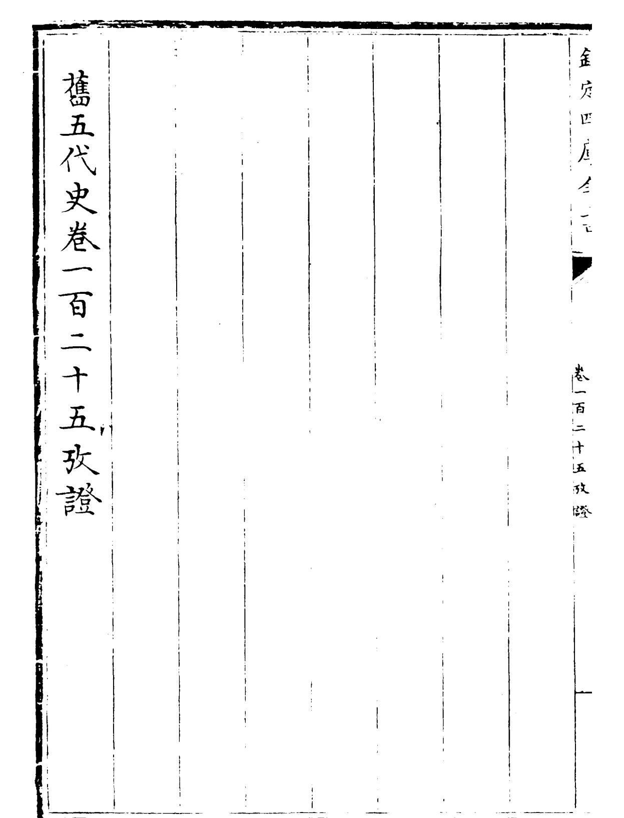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攷證

周列傳五高允權傳祖懷遷懷遷原本作懷遠今据歐陽史改正

孫方諫傳又以弟議為德州刺史弟議宋史作行義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二十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七

列傳六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為農為儒不恒其業道少純厚好學善屬文不耻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惟以披誦吟諷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天祐中

劉守光署為幽州掾守光引兵代中山訪于僚屬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寘于獄中尋為人所救免守光敗遁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時河東記室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黄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為霸府從事俄署太原掌書記時莊宗併有河北文翰甚繁一

以委之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韜以諸校伴
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孤為効命者設
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鎮令三軍别擇一人為帥孤請
歸太原以避賢路遽命道對面草詞將示其衆道執筆
久之莊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
職今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韜所諫未至過當阻
拒之則可不可以向來之言諠動羣議敵人若知謂大
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韜

入謝因道為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莊宗即位鄴宫除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緑衣賜紫梁平遷中書舍人户部侍郎丁父憂持服于景城談苑道聞父喪即徒步見星以行家人從後持衣囊追及之遇歲儉所得俸餘悉賑于鄉里道之所居惟蓬茨而已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時契丹方盛素聞道名欲掠而取之會邊人有備獲免明宗入洛遽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重誨曰近除翰林學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諳委甚好宰相俄拜端明殿學

士端明之號自道始也未幾遷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鎮之有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道于後曰若急行必遺下兔園冊道尋知之召贊謂曰兔園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贊大愧焉歐陽史云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北夢瑣言云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困學紀聞云兔園策府三十卷康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

對引經史為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冊謂此也　復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曾進賀平中山王都表云復眞定之逆城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眞定也琪昧于地理頓至折角其後百僚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為之其文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尤長于篇詠秉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必為遠近傳寫故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澆醨之態繼改門下侍郎戶部吏部尚書集賢殿弘文館大學士加尚書左僕射封始平郡

公一日道因上謁既退明宗顧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樵採與農夫雜處畧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天成長興中天下屢稔朝廷無事明宗每御延英畱道訪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記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經井陘之險憂馬有蹶失不敢怠于銜轡及至平地則無復持控果為馬

所頗什幾至于損臣所陳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之望也明宗深然之他日又問道曰天下雖熟百姓得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臣憶得近代有舉子聶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詩甚好遽命侍臣録下每自諷之道之發言簡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時以諸經舛繆與同

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彫爲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明宗崩唐末帝嗣位以道爲山陵使禮畢出鎮同州循故事也道爲政閒澹獄市無撓一日有上介胡饒本出軍吏性麤獷因事詬道于牙門左右數報不應道曰此必醉耳因召入開尊設食盡夕而起無撓愠之色未幾入爲司空及晉祖入洛以道爲首相二年契丹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祖亦獻徽號于契丹契丹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晉祖又曰卿官

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

談苑云道與諸相歸中書食訖外廳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人色變手戰道取紙一副署云道去即遣寫勅進堂吏泣下道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即日舍都亭驛不數日北行晉祖餞晏語以家國之故頰者德遠使自酌巵酒賜之泣下

及行將達西樓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動遠俗也如此

談苑云契丹賜其臣牙笏及臘日賜牛頭者為殊禮道皆得之作詩以紀曰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契丹主甚喜遂潛諭留意道曰南朝為子北朝為父兩朝為臣豈有分別哉道在契丹凡得所賜悉以市薪炭徵其意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當為之備若將久留者契丹感其意乃遣歸道三上表乞留固遣乃去猶更住館中月餘既行所

至蜀駐凡兩月方出境左右語道曰當北土得生還悵無羽翼公獨留蜀何也道曰縱急還彼以筋腳馬一夕即追及亦何可脫但徐緩即不能測矣衆乃服四年二月始至京師及還朝廷廢樞密使依唐朝故事竝歸中書其院印付道事無巨細悉以歸之尋加司徒兼侍中進封魯國公晉祖曾以用兵事問道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為天下所知討伐不廷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晉祖頗可其說道嘗上表求退

晉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為比晉少帝即位加守太尉進封燕國公道嘗問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事堂人有何說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為是不同為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聖人也猶為叔孫武叔所毀況道之虛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終不易後有人間道于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濟其艱難如禪僧不可呼鷹耳由是出道為同州節度使歲餘移

鎮南陽加中書令契丹入汴道自襄鄧召入戎王因從容問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是歲三月隨契丹北行與晉室公卿俱抵常山俄而戎王卒永康王代統其衆及北去留其族嘉里以據常山時漢軍憤激因共逐出嘉里尋復其城道率同列四出按撫因事從宜各安其所人或推其功道曰儒臣何能為皆諸將之力也道以德重人所取則

乃為衆擇諸將之勤宿者以騎校白再榮權為其帥軍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道在常山見有中國士女為契丹所俘者出槖裝以贖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後相次訪其家以歸之又契丹先啚道與李崧和凝及文武官等在常山是歲閏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契丹帥滿達召道等至帳所欲諭之崧偶先至知其旨懼形于色滿達勒將以明日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俟道與凝先出既而相遇于帳

門之外因與分手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契丹交鬭鼓譟相及是日若齊至與滿達勒相見稍或躊躇則悉為俘矣時論者以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陰報昭感多此類也及自常山入覲漢祖嘉之拜守太師

洛陽搢紳舊聞記贈大監張公璨漢祖即位之初為上黨戍判漢祖在北京時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貿易及民間盜用之如有牛死即時官納其皮其有犯者甚衆及即大位三司舉行請禁天下牛皮法與河東時同天下苦之會上黨民犯牛皮者二十餘人獄成罪俱當死大監時為判官獨執曰主人欽明三司不合如此起請二十餘人死尚聞可使天下犯者皆銜冤而死乎且主上在河東大聚甲兵須籍牛皮嚴禁之可也今為天

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遂封奏之時三司使方用事執政之地除馮瀛王外皆惡之曰豈有州郡使敢非朝廷詔勑力言于漢祖漢祖亦怒曰昭義一判官是何敢如此其犯牛皮者依勑俱死大監以非毀詔勑亦死勑未下獨瀛王非時請見漢祖出瀛王曰陛下在河東時斷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亦予枉殺之亦足為陛下惜昭義判官以卑位食陛下祿居陛下官不惜軀命敢執而奏之可賞不可殺臣當輔弼之任使此勑枉害天下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臣罪當誅稽首再拜又曰張璨不合加罪望加勑赦之漢祖久之曰已行之矣馮瀛王曰勑未下漢祖遽曰與赦之馮曰勸停可乎上曰可由是改其勑記其略曰三司邦計國法攸依張璨體事未明執理乖當宜停見職犯皮者貸命放之大監聽勑拜訖聞勑云執理乖當尚曰中書自不能執理若一一教外道判官執則焉用彼相乎

乾祐中道奏朝請外平

居自適一日著長樂老自叙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于國史家牒余先自燕亾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清泰中又事晉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為戎主所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僚馬步將士歸漢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顧以久叨禄位備歴艱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亾曽祖諱湊累贈至太傅亾曽祖母崔氏追封梁國太夫人亾祖諱烱累贈至太師亾祖母褚氏追封呉國太夫人亾父諱良建祕書少監致仕累

贈至尚書令母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余皆自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廵官河東節度廵官掌書記再為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宫使再為弘文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一為長春宫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官

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為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為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為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

國公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勳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翊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先娶故德州戶掾褚諱濆女早亡後娶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禮女累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祕書郎授右拾遺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吉自祕書省校書郎授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第三亡子可自祕書省正字授殿

中丞工部户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義自祕書郎改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内都指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授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女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子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君三女子早亡二孫幼亡唐長興二年勑瀛州景城縣莊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

漢里為孝行里洛南莊貫河南府洛陽縣三州鄉靈臺里奉晉天福五年勑三州鄉改為上相鄉靈臺里改為中台里時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勑上相鄉改為太尉鄉中台里改為侍中里時守太尉兼侍中靜思本末慶及存亡盖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

臨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人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内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歛以籧篨葬及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殺生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前不獲立碑故無請謚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賓佐至王佐及領藩鎮時或有微益于國之事節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于家集其間見其志知之者

罪之者未知衆寡矣有莊有宅有羣書有二子可以襲其業于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身即有餘矣為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于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别聲被色老安于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叙云

及太祖平内難議立徐州節度使劉贇為漢嗣遣道與

祕書監趙上交樞密直學士王度等往迎之道尋與贇自徐赴汴行至宋州會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遣郭崇領兵至屯于衙門外時道與上交等宿于衙内是日贇率左右甲士闔門登樓詰崇所至崇言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以為為道所賣皆欲殺道等以自快趙上交與王度聞之皆惶怖不知所為惟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尋亦獲免焉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青箱雜記載馮道詩全篇云莫為危

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終闗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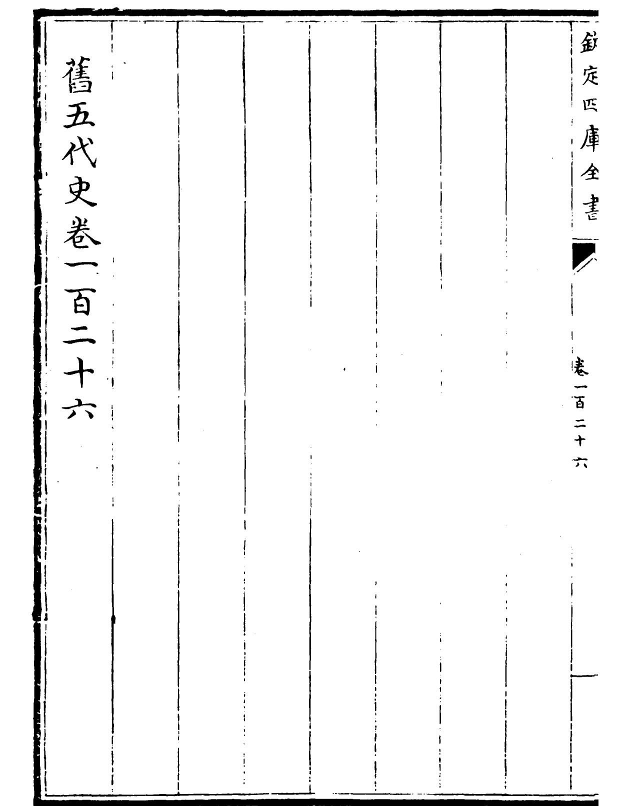
廣順初復拜太師中書令太祖甚重之每進對不以名呼及太祖崩世宗以道為山陵使會河東劉崇入寇世宗召大臣議欲親征道諫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竝是太宗親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馮道何相少也乃罷及世宗親征不令扈從要道奉太祖山陵時道已抱疾及山陵禮畢奉神主歸舊宫未及祔廟一夕薨于其第時顯德元

年四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聞之輟視朝三日冊贈尚書令追封瀛王謚曰文懿道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為已任未嘗以片簡擾于諸侯平生甚廉儉逮至末年閨庭之內稍徇奢靡其子吉尤恣狂蕩道不能制識者以其不終令譽咸歎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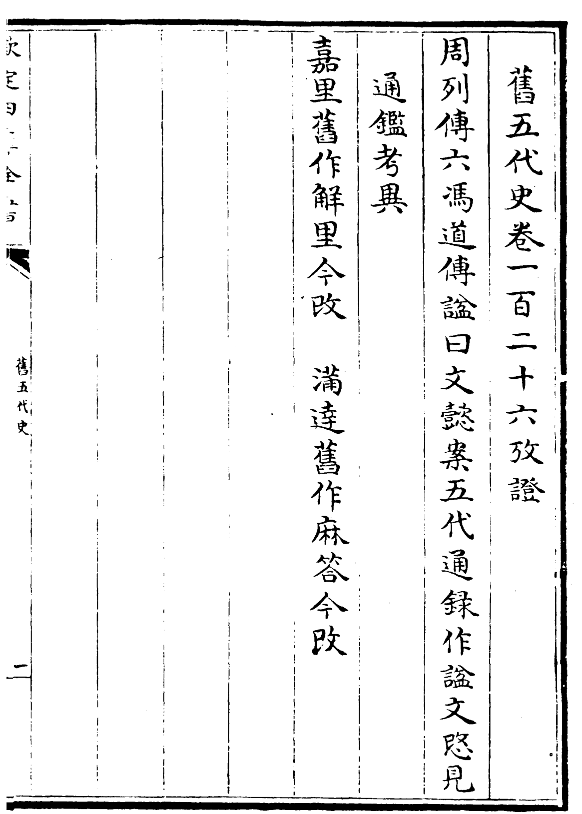
五代史補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官參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絕書之判後云荆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覽之有愧色因出俸重刱之　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

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于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十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　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弦世宗嘗令彈于御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遶殿雷也道以其惰業每加譴責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庭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為戒勗極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歎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終于此　史臣曰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所以飾終之典不得謚為文貞文

忠者蓋謂此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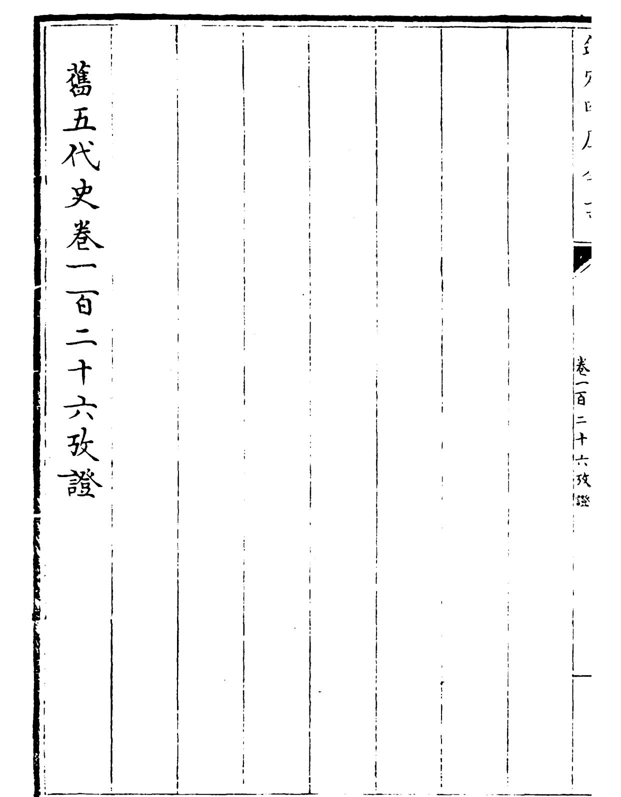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攷證

周列傳六馮道傳謚曰文懿案五代通録作謚文懿見

通鑑考異

嘉里舊作解里今改　滿達舊作麻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二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宗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八

列傳七

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以下原本有闕文長興末為太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于飲啖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唐末帝為岐帥以主禮待之覩其儀

形旨趣遇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之于朝
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譽當大拜者姚顗盧文紀崔居
儉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書當時清
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缾中月夜焚香禱請于天旭
旦以筯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即姚顗末帝素已竒待
歡然命之即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姚顗同升相位
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寇内侵强臣在境文紀
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親愛朋黨之小瑕所

糾者銓選擬掄之微纇時有蜀人史在德為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校朝廷士大夫並請閱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為非已怒甚召諫議盧損為覆狀辭旨蕪漫為衆所嗤三年夏晉祖引契丹拒命既而大軍挫衂官寨受圍八月親征過徽陵拜于闕門休于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為宰相聽

人所論將為便致太平寇孽紛紛令萬乘自行戰賊手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末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議文紀曰敵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况已有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况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㑹延朗與趙延壽款密傍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其敗晋祖入洛

罷相爲吏部尚書再遷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分司在洛雖有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勅文紀別令檢轄侍御史趙礪及糾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踈怠者楊邠怒凡疾病不在朝謁者皆與致仕官時文紀別令檢轄之職頗甚淤章因疾請假復爲臺所奏遂以本官致仕歐陽史周

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廣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輟視朝二日文紀平生積財巨萬及卒爲其子龜齡所費不數

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為誡焉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滴河人以下原本有闕文唐末帝即位用為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甘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胤孫純儒性多凝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為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冊衆言藉藉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

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劉昫為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共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之前疏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為僕射質性輕脫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肖孫以羣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即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肖孫即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

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宫同列曰

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

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宫六卿之下況僕射乎

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宫工部侍郎如仰霄漢癡人舉止何

取笑之深耶衆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㣲孫堂判

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㣲孫素未諳練無能專決但

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容時人目之為三不開謂口不開

印不開門不開也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㣲孫留

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官呰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胤孫自洛來朝衆相謂曰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綾三百匹卒無獻可之言晉祖受命廢歸田里胤孫好古慕韓愈之為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藉黄卷中見華嚴楞嚴詞里富贍由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為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傳奕韓愈

為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脩孫笑而答曰佛佞予則多矣李嵩相晉用李專美為賛善脩孫以賓客致仕專美轉少卿脩孫得太子詹事晉漢公卿以脩孫好為文章皆欣然待之太祖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在洛每閉閤養素惟事謳吟著述嗜八分書往来酬答必親札以衒其墨蹟脩孫將卒之前覩白虺緣于庭槐驅之失所在脩孫感賦鵩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廣順三年秋七月卒于洛陽詔贈

太子少傅輟視朝一日胤孫初為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于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為翰林學士胤孫以為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及卒後旬日有侍婢靈語一如胤孫聲氣處分家事皆有倫理時人奇之

和凝字成績汶陽須昌人也九代祖逢堯唐高宗時為

監察御史自逢堯之下仕皆不顯曾祖敞祖濡皆以凝貴累贈太師父矩贈尚書令矩性嗜酒不拘禮節雖素不知書見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凝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滑帥賀瓌知其名辟寘幕下凝善射時瓌與唐莊宗相拒于河上戰胡柳陂瓌軍敗而北惟凝隨之瓌

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對曰丈夫受人知有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瓌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斃瓌獲免既而謂諸子曰昨非和公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益隆後歷鄆鄧洋三府從事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歷禮部刑部二員外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尋詔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牓之日設

棘于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徹棘啓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為得人澠水燕談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愛其文以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即以第十三名處之曰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即以第十三名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質果繼凝登相位明宗益加器重遷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學士晉有天下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轉戶部侍郎會廢端明殿職復入翰林充承旨晉祖每召問以時事言皆稱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六年秋晉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進反狀已彰

凝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晉高祖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臨事即不及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晉高祖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于湖陽從進出于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于敗由凝之力也少帝嗣位加右僕射開運初罷相守本官未幾轉左僕射漢興授太子太保國初遷太子

太傅顯徳二年秋以背疽卒于其第年五十八輟視朝兩日詔贈侍中凝姓好修整自釋褐至登台輔車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如也又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平生為文章長于短歌豔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數百帙分恵于人焉宋朝類苑和魯公凝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賢乃嫁其名為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為也凝生平著述分為演綸遊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為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籯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遊藝集序實之此

凝之意也長子峻卒于省郎次子峴錦繡萬花谷引范蜀公蒙求云和峴晉相和凝之子峴生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生平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三美仕皇朝為司勳員外郎

蘇禹珪字玄錫其先出于武功近世家高密今為郡人也父仲容以儒學稱于鄉里唐末舉九經補廣文助教遷輔唐令累贈太師禹珪性謙和虛襟接物克構父業以五經中第辟遼州倅職歷青鄆從事轉潞并管記累檢校官至戶部郎中漢高祖作鎮并門奏為兼判開運

末契丹入汴漢祖即位于晉陽授中書侍郎平章事漢祖莅阼兼刑部尚書俄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漢祖大漸與蘇逢吉楊邠等授顧命立少主明年轉左僕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内難禹珪遁入都城為兵士所擒翼日太祖令人求之既見撫慰甚至尋復其位國初加守司空尋罷相守本官世宗嗣位封莒國公未幾受代歸第顯德三年正月旦與客對食之際暴疾而卒時年六十二禹珪純厚長者遭遇漢祖及蘇逢吉夷滅禹珪怙

然無咎時人以為積善之報也子德祥登進士第累歷臺省

景範淄州長山人（以下原本有闕文据世宗紀景範父名初以戶部郎中致仕）世宗之北征也命為東京副留守車駕迴自河東世宗以範于國用乃以範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冊府元龜載世宗即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宸極思平泰階出一令慮下民之未從行一事懼上玄之罔祐晨興夕惕終歲于茲雖禮譲漸聞興行而風雨未之咸若豈刑政之所闕而德教之未孚哉由是進用良臣輔宣玄化雖朕志先定亦與情具瞻爰擇嘉辰誕敷明命樞密院直學士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景範昔佐先帝每罄嘉謨建事躬愈傾忠節奉上得大臣之體檢身為君子之儒一昨戎輅親征皇都是守贊勲賢于留府副徵發于行營軍政所需國用無闕今則靈臺偃革宣室圖功思先朝欲用之言成聖考得賢之美俾參大政仍掌利權爾其明聽朕言往敷玄化予欲則垂象而清品彙爾則順天道以敘彝倫予欲恤刑名而息戰爭爾則謹憲章而恢廟略天人之際愍合軍民之事罔渝則國相之尊非爾孰處邦計之重惟材是臧勉思倜儻以致君勿效因循而保位竚闡成績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範為人厚重剛正無所屈撓然理繁治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顯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

優詔贈侍中官為立碑焉

史臣曰夫以稽古之力取秉鈞之位者豈常人乎然文紀軌于貨殖脩孫傷于齷齪則知全其德者鮮矣如成績之文采玄錫之履行景範之純厚皆得謂之君子儒矣以之爰立何用不臧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攷證

周列傳七和凝傳欲預出宣敕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填將校姓名領兵擊之案洛陽搢紳舊聞記作已命高行周為招討張從恩為都監仍令焦繼勳等數人備指使是晉祖未北征已命將校矣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攷證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鈴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陳山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二十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九

列傳八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館于邠第是時漢室寖亂大臣交惡

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其禍而朴獨免國初世宗鎮澶淵朝廷以朴為記室及世宗為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比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云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莫不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于內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

大不制而至于僭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財足人和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

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國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

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然其力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此歲夏秋便可於沿邊貯納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望陛下寬之世宗覽之愈重其器識未

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初世宗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日蹙值累朝多事尚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居常計事者多不喻其旨惟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由是急於登用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府如故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征以朴為東京副留守車駕還京改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未幾遷樞密使檢校

太保頃之丁内艱尋起復授本官四年冬世宗再幸淮甸兼東京留守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比及還蹕都下肅如也默記引問談録云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折朴怒廂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㩲云宣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於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曰此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六年三月世宗令樹斗門于汴口不踰時而歸朝是日朴方過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于座遽以肩舁歸第一夕而卒時年四十五默記云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歷修刑

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取淮南皆朴為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世宗聞之駭愕即時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贈賻之類率有加等優詔贈侍中宋史王侁傳朴卒世宗幸其第召見諸孫以侁為東頭供奉官朴性敏銳然傷於太剛每稠人廣座之中正色高談無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服其機變而無恭懿之譽其筆述之外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歷及律準並行于世默記云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像相對太祖望見

卻立聳然整御袍襟帶磬折鞠躬左右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 五代史闕文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為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令就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況帶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案朴之行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氏闕書臣聞重修太祖實錄已于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況太祖太宗在位每稱朴有上輔之器朝列具聞

楊凝式華陰人也 游宦紀聞載凝式年譜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又別傳云凝式字景度 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

僕射卒歐陽史楊涉傳云祖收父嚴吳縝纂誤云收與嚴乃兄弟非父子也又游宦紀聞載楊氏家譜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继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從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為義故發之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為涉之祖嚴之父非也凝式體雖蕞眇而精神穎悟宣和書譜云凝式形貌寢陋然精神矍然要大于身富有文藻大為時輩所推唐昭宗朝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

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廵官梁相趙光胤素重其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工戶二部侍郎以舊恙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于懐覃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諠譁于軍砦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晉天福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尚書致仕閒居伊洛

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德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倖艱於家食奏除太子少保分司於洛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祖總兵凝式候於軍門且以年老不任戎事上訴太祖特為奏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冬卒于洛陽年八十五詔贈太子太傅凝式長于歌詩別傳云凝式詩什亦多雜詼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是一堆

灰他類若此張從恩伊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清麗可喜

善于筆札

洛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殆徧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

別傳云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遒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遊佛道祠遇山水勝槩輒留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已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者卜筭于尹京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為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嘗迫冬家人衣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縣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

之修行尼舍俾造殿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餧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賙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拊掌　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己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羣議搢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于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薛仁謙字守訓代居河東近世徙家于汴今為浚儀人

也父延魯仕唐為汝州長史累贈吏部尚書仁謙謹厚廉恪深通世務梁鄴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職唐莊宗即位於魏授通事舍人梁開平中三聘於吳得使者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尚書長興中轉客省使鴻臚少卿出為建雄軍節度副使進階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改光祿少卿晉天福初授檢校司空河中節度副使歸朝為衛尉太僕二卿丁繼母憂居喪制滿授司農卿漢乾祐中以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

賓客致仕仍加檢校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以疾終年七十八贈工部尚書初仁謙隨莊宗入汴也有舊第為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子居正皇朝門下侍郎平章事

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頃明宗朝終于太子少保唐書有傳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

願為兒童戲效傳呼之聲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而
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願弱冠舉
進士第解褐為校書郎改畿尉直史館監察殿中侍御
史遷比部員外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宮
願乘醉預公卿之列為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未
幾授兵部郎中復金紫丁內艱服闋自左司郎中拜右
諫議大夫歷給事中右常侍祕書監改太子賓客廣順
元年春卒贈禮部尚書願性純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

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為兵部郎中日常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司父頃為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愿卒時年七十餘其母猶在一門壽考人罕及者

盧損其先范陽人也近世任于嶺表父頴遊宦于京師損少學為文梁開平初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高情遠致自許與任贊劉昌素薛鈞高總同年擢第所在相詬時人謂之相罵牓及任贊劉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損自異

不相親狎時左丞李琪素薄劉昌素之為人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長年婚對不售乃以妻損損慕琪聲稱納之及琪為輔相致損仕進梁貞明中累遷至右司員外郎唐天成初由兵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諫議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陋不為名流所知清泰中盧文紀作相密與損參議時政初長興中唐末帝鎮河中損嘗為加恩使副及末帝即位用為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憲司不能振舉綱領俾風俗頹壞乃大為條奏而有平

明放綸日出守端之語大為士人嗤鄙有頃誤詳赦書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中復為右散騎常侍轉祕書監大失所望即拜章辭位乃授户部尚書致仕退居潁川時少保李鏻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鏻之遐齡有道術酷慕之仍以潁川逼于城市乃卜居陽翟誅茅種藥山衣野服逍遥于林圃之間出則柴車鶴氅自稱具茨山人晚年與同輩五六人于大隗山中疏泉鑿坯為隱所誓不復出山久之齒髮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

秋卒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姿性絶高案以下有闕文輿地紀勝云王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三十三人皆一時名公鄉李昉王溥為冠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為名焉輿地紀勝仁裕所著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記共百卷後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

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時宰相贄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為河南壽安尉入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為吏部郎中使於閩遇颶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事削奪吳越王封爵羽被留於錢塘經歲不得歸後重誨死吳越復通中國羽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為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於吳越羽載其喪還歸其槖裝時人義之

段希堯河内人也祖約定州户掾贈太常少卿父昶晉州神山縣令累贈太子少保希堯少有器局累歷州縣唐天成中為衛州録事參軍會晉高祖作鎮于鄴聞其勤幹奏改洺州糾曹及晉祖鎮太原辟為從事清泰中晉祖總戎于代北一日軍亂遽呼萬歲晉高祖慼之希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明年晉祖將舉義于太原召賓佐謀之希堯極言以拒之晉祖以其純朴弗之咎也晉祖龍飛霸府舊僚皆至達

官惟希堯止授省郎而已天福中稍遷右諫議大夫尋命使於吳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起檝使僕從皆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生平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為託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使迴授萊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未赴任改懷州六年秋移棣州刺史兼榷鹽礬制置使少帝嗣位加檢校司空開運中歷戶部兵部侍郎漢初遷吏部侍郎判東西兩銓事國初拜工部尚書世宗嗣位轉禮部

尚書顯德三年夏卒于洛陽時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子思恭右諫議大夫

司徒詡字德普清河郡人也父倫本郡督郵以清白稱

詡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之

鎮邢臺詡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於邯鄲歷永年項

城令皆有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為從事未

幾徵拜左補闕史館修撰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

詡為戶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以例貶寧

州司馬淸泰初入爲兵部員外郎晉祖踐阼改刑部郎中充度支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歷知許齊亳三州事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主貢舉自起部貳卿不數年間徧歷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賓客世宗即位授太常卿時世宗留意於雅樂議欲考正其音而詡爲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顯德六年夏卒於洛陽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贈工部

尚書詡善談論性嗜酒喜賓客亦信浮圖之教漢乾祐中嘗使於吳越航海而往至渤澥之中睹水色如墨舟人曰其下龍宫也詡因炷香興念曰龍宫珍寶無用佚迴棹之日當以金篆佛書一帙用伸贄獻洎復經其所遂以經一函投於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于船下舟人云此龍王來迎其經矣同舟百餘人皆聞之無不歎訝焉

邊蔚字得昇長安人父操華州下邽令累贈太子少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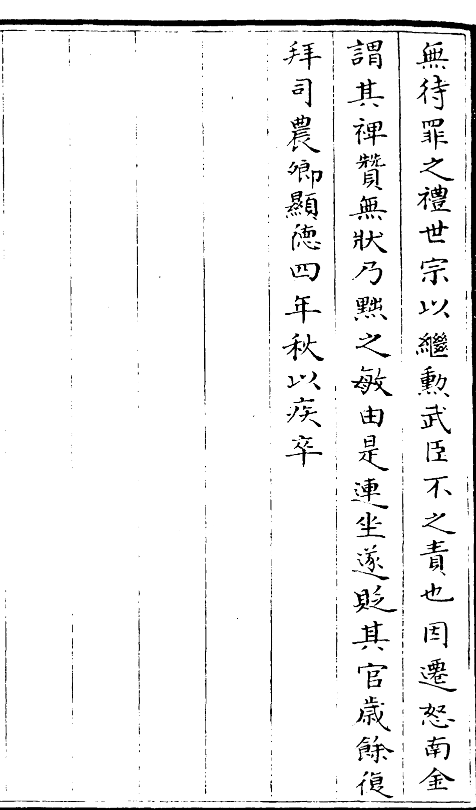
宋史邊珝華州鄭人也曾祖頊石泉令祖操下邽令父蔚太常卿

蔚幼孤篤學有鄉里譽從交辟歷晉陜華三府從事唐莊宗之伐蜀大軍出於華下時屬華方闕帥蔚為記室詔令權領軍府事供億軍儲甚有幹濟之稱及明宗入洛遣李沖齎詔于闕右盡誅閹官沖性深刻而華人有為閹官所累者沖欲盡戮之蔚以理救護獲免者甚衆毛璋之鎮邠寧奏為廉判時璋為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蔚因乘間極言諭以逆順之理璋即時遣其子入貢朝廷以蔚有贊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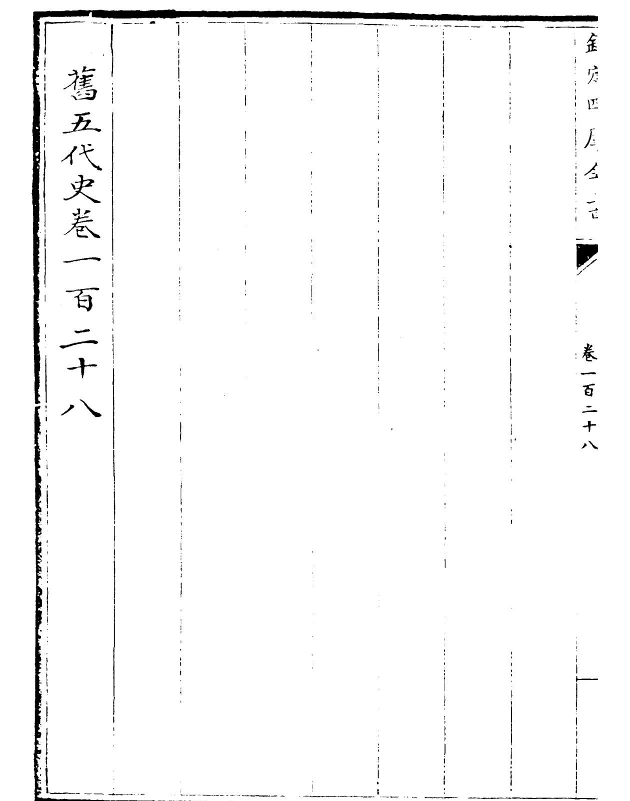
效錫以金紫改許州戎判晉天福初自涇州戎幕徵拜虞部員外郎鹽鐵判官歷開封廣晉少尹晉少帝嗣位拜左散騎常侍判廣晉府事轉工禮二部侍郎再知開封府事開運初出為亳州防禦使為政清肅亳民感之歲餘入為户部侍郎漢初拜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太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太常卿後以足疾辭位顯德二年冬卒於家時年七十一子玕瑚俱仕皇朝為省郎

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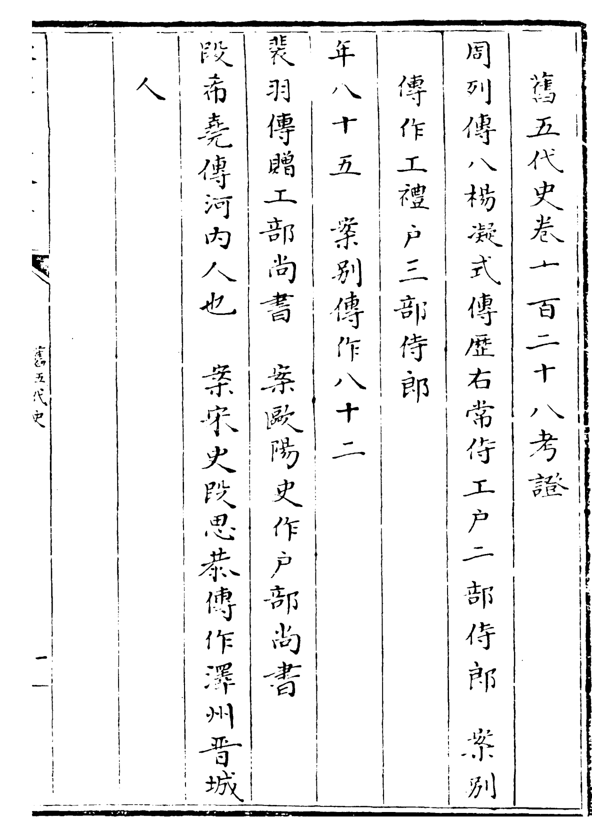
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于鄴時敏為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饑民十有四五咸保其餘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為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壻陳南金薦于曹州節度使李繼勲表為記室其後繼勲債軍于壽春乃歸闕而



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勲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裨贊無狀乃黜之敏由是連坐遂貶其官歳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周列傳八楊凝式傳歷右常侍工户二部侍郎　案别傳作工禮户三部侍郎

年八十五　案别傳作八十二

裴羽傳贈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户部尚書

段希堯傳河内人也　案宋史段思恭傳作澤州晉城人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考證